

红房子工人斗争故事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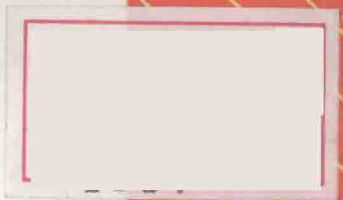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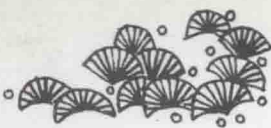


中共大连市中山区委党史办公室
大连市中山区教育局委员会

红房子工人斗争故事选



中共大连市中山区委党史办公室
大连市中山区教育委员会



红房子工人斗争故事选

中共大连市中山区委党史办公室编
大连市中山区教育局委员会

印刷：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5

字数：10.8千

印数：0001—16000

1992年11月出版

书号：大新出内字(临)第92162号

工本费：1.50元

序

中共大连市中山区委书记 李春吉

区委党史办编著的《“红房子”工人斗争故事选》一书与大家见面了。这本小册子把我们带回到解放前——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旅大的苦难岁月。那时候，作为日本殖民地的旅大地区，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旅大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其中，敌人统治最残酷、剥削最苛刻的是码头工人集中营——“红房子”。在这里，日本殖民主义者和汉奸工头相互勾结，共同吸吮装卸工人的血汗，使这里成为当时旅大地区矛盾最尖锐、斗争最激

烈的一个地方。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码头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为骨干,同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故事选》中的每一个故事,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再现了当年的一幕幕斗争场面。它依据史实,采用历史故事体裁,深刻揭露了敌人的凶恶残暴;热情歌颂了共产党人、工人阶级机智勇敢的斗争精神和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这本小册子可以作为党史教育、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挥一定的作用。希望我们的党员干部、职工群众,特别是青年朋友读一读这本书,我相信会是有益处的。各中小学要运用这些故事向学生进行“两史一情”教育。它可以启发我们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借以提高思想觉悟,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坚决抵制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阴谋,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尽快地把我区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环境优美、文化发达的新型文明城区而努力奋斗。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日

目 录

引 言	(1)
瓦解日校	(3)
夜半歌声	(9)
逃出虎口	(16)
夜餐风波	(22)
环形请愿书	(30)
制服工头	(37)
中国人不可辱	(43)
怒打鬼子监工	(50)
包围警察署	(55)
一个神秘人物	(62)
大闹派出所	(70)
烈火熊熊	(77)
铲除“活阎王”	(84)
冲破牢笼	(90)
自作自受	(97)
巧筹资金	(104)
不屈的人	(112)

扑不灭的火焰	(119)
没有结束的故事	(125)
后 记	(127)

引 言

生活中有许多事，它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使人久久不能忘怀。有关解放前寺儿沟南山麓下“红房子”的一些故事，就一直在人们中间流传着。

那是日本侵略者代替帝俄统治大连之后，从1911年开始修筑，到1925年基本建成的苦力窝棚。它纵横排列着100座左右红砖房，外面用架着铁丝网的高墙围起来，里面圈着为他们做牛马的码头工人。据说按设计，其中可容工人一万五千人，可实际上经常挤着三四万人。那挂有“福昌华工收容所”牌子的围墙北门，是唯一允许工人通行的进出口。大门内外戒备森严，象一张血盆大口在吞噬着工人。日本殖民者经营这个收容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鬼子、汉奸的腰包塞满了，工人的血汗榨干了，南山沟里的白骨数不清了。日本鬼子给这座建筑群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叫

“碧山庄”；中国工人管它叫“红房子”，说它是由工人的鲜血染红的。

南山坡的草木一青一黄，工人的苦难年复一年，没有个头儿；北海边的浪潮，只能以沉闷的拍岸声，为穷苦工人发出无可奈何的同情叹息。唯有中国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救星，是“红房子”工人的希望。1926年大连地下党组织建立后，一直把码头的工作列为重点，不断地向这里派遣党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开展革命工作。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党员和工人领袖带领工人群众，同敌人的血腥统治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合法的、“非法的”、公开的、隐蔽的多种形式斗争，创造出一个个动人的场面，涌现出一个个闪光的典型，构成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几十年过去了，扎根在人们记忆中的这些真实的故事，至今仍在群众中间传颂着，它鼓舞着人们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去拼搏，去奋斗。

瓦解日校

~~~~~  
~~~~~  
~~~~~

秋风阵阵送着凉意，一些早枯的杨树叶无力地晃悠着飘落在路边，已是快到“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日子了。而在老虎花园（今劳动公园）里，那老槐树上，那沟岔沿上，仍旧是枝叶繁茂，绿茵片片，残留着夏日的余景。

一天下午，花园里行人寥寥。在一处僻静的树林里，隔着浓密的蒿草，可见六七个工人装束的人有蹲有坐地围成一圈，在谈论着什么，不时还有人留心张望着四周。一会儿，不远处一条茅草小径上，漫步走来两个人。当二人距这群人约有十来米远时，只听人群中一个人高声喊着：“将！”接着“啪”的一声，压下一颗棋子儿。

“嗨！卧槽马加迎面车，卧槽不出门，这不是死棋了吗？”旁边一人评论着。

“不行，不行！这步棋我还得再相一相。”对弈的另一方边嚷边伸手要收回棋子儿。

“哎！不能乱动手！咱还是老规矩，举手不回嘛！”这一方捂住棋子儿，不准回棋。

“算啦，算啦！这一盘就算完了，另摆吧。”另几人七嘴八舌地插上来。

见那二人走远了，这伙人才“书归正传”。原来这是码头党支部的党员以下象棋为掩护，在这里召开支部会。

支部书记张百源抬头望了望周围，压低着嗓门儿说：“我同意大家的意见，纪念‘九·一八’一周年，我们要用实际行动给鬼子一点眼色看看，这是符合市委要求精神的。咱们今天就这么定了。一要继续把读书会办好，用革命思想去团结教育更多的工友；二要经过细致的工作，去分化、瓦解‘满铁’日语学校的学员，把那些受奴化教育的青年争取过来。今天的支部会就开到这”。党员们散开，装作逛公园的样子，分别返回“红房子”，有家属的回了家。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三省以后，为了加强殖民统治，实施奴化教育，培养为他们服务的忠实奴才，采取多种做法，向中国人灌输日语教育。他们除了强迫中小学把日语当作“国语”来学以外，还在社会上和企业单位为在职人员办起了各种业余日语学校。于是，“满铁”也在码头办起了日语学校，吸收职工业余学习。

在老虎花园里的那次党支部会议之后，“满铁”日校的教室里增加了几名新学员，这就是码头支部的党员田文有、蔡文玉等人。他们分别插到日校的不同班级，不同座位，深入到学员当中去交朋友，了解情况。乍进入课堂，听到老师领念日本语，田文有他们打心眼里讨厌，真想离

开这个地方。可是，想到这是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时，也就冷静下来，耐着性子坐下去，并留心观察周围青年学员的动静。经过一段工作，他们了解到，参加学习的青年有的是为寻求生活出路，学几句日本话工作方便；有的是抱有往上爬的动机，想跟日本人混个官差干干。于是，经支部研究，决定区别对象，分别进行瓦解工作。

田文有和学员张洪祥混熟以后，有一天就在散课后的路上，边蹭蹬边闲扯起来。

“张老弟，我倒不了解你的具体情况。我总想，咱中国人连中国话都没学好，还学什么日本语？”田文有试探地问。

“我是仓库理货的，不学几句日本话怕保不住饭碗。”张洪祥显得无奈地说。



我还当你是 在帐房、科室里干活的哩，理货的比装卸

工能强多少？会不会日本话还不是一样地干？”

张洪祥被问得一时不知该怎么答话。田文有见对方在犹豫，就趁势进一步启发他：

“说真的，有空，我还真想去补补中文课呢。咱总是中国人哪，还能老当亡国奴吗？”

“上哪去补啊？”

“小声点！”田文有见对方有点意思就提醒着，并回头瞅瞅身后没有人，便悄声地告诉他：“听说人家有个读书会，专学中国语文、中国历史，不少知识在外边根本学不着。”

“咱能去学吗？”

“我正想去呢，你要也想去，咱们就搭个伴，一块去。不过，我可听说这个读书会背着日本殖民主义者办的，和鬼子、汉奸一条藤上的人可不要。”田文有做着深入的宣传。

“这就放心吧！咱还能丢中国人的良心！”张洪祥象是发誓地表着态。

没过几天，张洪祥就退出了日语学校，跟田文有来到了读书会。接着田文有又去做其他学员的工作。在这期间，蔡文玉他们也通过启发教育，动员了一些学员离开日校，有的也来参加了读书会的学习。

与此同时，他们在日校学员中散布“日本的统治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还编出个顺口溜：“日本话，不用学，三年以后用不着”。这些话，我传你，你传他，很快就在学员中间传遍了，包括一些想往上爬的学员也动摇了学习

决心，有的悄悄地不来学了。继续学习的人也只是勉强坚持着，为自己的前途担着心。

这“满铁”日校的日本校长鼻子下边留着指把宽的一撮小胡，大家叫他小胡子校长。眼看学员越来越少，教室里的空座越来越多，小胡子校长急了，他埋怨教员没本事，并责令下边搞清楚是怎么回事。翻译告诉他是一些顺口溜和传说动摇了学员的思想，还把那几句顺口溜写出来，放到桌上。小胡子边看那顺口溜边用手指“砰砰”地扣着桌子问翻译：“这个的，是谁的说话？”

“学员统统的说话。”

“什么？领头的是谁，快快的找出来！”小胡子校长过于激动，从胡子到腮帮子都哆嗦了起来。

于是，“满铁”日校上下动员，挨个教室地查，挨个学员地问，岂料越查越糟糕。学员们联想最近有些学员不见了，猜测必是给抓起来了，这次又来查，准是凶多吉少，结果，不仅没查出个领头的来，反倒又吓跑了一些学员。小胡子一看，效果适得其反，暗自叫苦不迭，只好认输，遂下令作罢，不了了之。

这一边，码头党支部领导的读书会，原先只有七八个学员，在工友宋广泉家的一间小房里，虽说挤点，还可以凑付着学下去。到后来，增加到十几人，二十几人，可就装不下了。只好又在有一个家属的党员家里增加一个学习点，读书会分两处还得分帮学，前帮学完让后帮，换着班学习。针对日本统治者封锁真实消息，中文《泰东日报》上的新闻也多是经过“检查”而被歪曲了的，支部就发动

党员通过自己熟悉的船员，从上海、天津等港口来连的轮船，捎来《大公报》、《上海晨报》、《新民晚报》、《世界杂志》等中国内地的书报刊物，给读书会提供了丰富的学习材料。学员们感到，在这里确实能学到许多新鲜东西，扩展了视野，提高了觉悟，越学越有劲头。同“满铁”那个萧条、衰落的日语学校形成鲜明对比。读书会越办越红火，促进了工人的觉醒，还从中培养、发展了几名党员。当时，这段故事被人们传为佳话。这个党支部的工作成效突出，受到了市委书记刘景新的肯定。不久后，市委改组，码头党支部书记张百源被选为市委委员。



# 夜半歌声

~~~~~  
~~~~~  
~~~~~

一个无月之夜。窝棚熄灯后不久，被繁重劳动折腾一天的装卸工，除了偶尔有人发出病痛的呻吟声，大都进入了梦乡。欺压工人的恶棍们，也早就回家去了。只有大门口的守卫屋里，还时而闪出一丝灯光。“红房子”的夜，黑沉沉，静悄悄，连空气都好像凝固了。忽而，在窝棚外边的转角处，从南大庙的钟楼下，时隐时现地传出轻轻的歌声。细听，隐约可辨其歌词：

通红的炉火，烘干了我们的血汗。

劳动创造的财富，被他人强占。

劳动者应做世界的主人，人类方能走进大同。

……战斗啊，曙光在前。

我们是工人和农人的少年先锋队。

这是“工人少年先锋队歌”，原来是那些精力充沛的青年工人下班前就互相约好，借

着出窝棚解手，汇集在一起来学唱这支革命歌曲的。

三十年代的大连，在工人和市民中一度流行的歌曲，曾经是什么“捉起了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小妹送情郎，送到大路旁”之类庸俗无聊的东西。随着日寇侵略中国的步步深入，在地下党组织的宣传、引导下，一支支抗日革命歌曲，首先在工人中间唱起来，然后又扩展到学生、市民及其他劳动者当中去。《工人少年先锋队歌》就是这样逐步成为当时青年喜爱的歌曲，唱遍了大连城乡。

在装卸工人中传播这支歌，码头党支部倒是颇费了一番苦心。他们经过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青年工人的思想动态和特点，决定让党员王毓江和张旭安负责，以组织青年足球队的名义，把可靠青年团结过来，教唱革命歌曲，振奋革命精神，进行抗日革命宣传活动。王毓江是支委，思想活跃，擅长文体活动，当球队队长；张旭安是共青团满洲省委巡视员，通过组织安排在码头开吊车，善于青年工作，由他配合王毓江抓球队；青年工人李大刚为人耿直正派，又在青年中有一定威信，当副队长。每隔个把星期，他们就在班后组织队员到“红房子”外边南山下的一块空地上去踢球。人到齐了，见有外人在场就先踢一阵子，休息时，向队员进行一些抗日宣传教育，然后再一句一句地教唱《少年先锋队歌》；没有外人，也就“免踢”了，直接进行计划内的活动。

有一天，在球场上，大伙玩一会儿后，张旭安向大家讲述了日寇在吉林搜捕抗日联军，一次就杀死了附近几个村的男女老少。日寇的暴行，引起了队员们的义愤。李